

换岁，即岁次更替。读《鲁迅日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除夕夜，先生孤坐京城一隅，只好与碑帖为伴。冬夜深寒，窗外寒风中摇曳着两棵枣树，一棵枣树，另一棵也是。独自过年的他，一个人在日记中冷冷地写道，除夕之夜在抄碑中度过，竟不曾感到又换了一年。“殊无”，完全没有。一个冷眼横眉的旷世独醒者，精神世界孤独而少有相知相携的同行者，既然与油污无法同流，那么换岁于他也并不重要，没有就没有了。于是，值此新年换岁，竟也无法言深情重，只好连文字也习惯性地刻薄了。

辞旧迎新，旧符新桃，又换了一年，乃时序使然。但换岁之感，未必人人都有。许多时候，换岁无感，其中既有旧年的习惯，也有对新年的麻木。尤其公历新年，元旦过后，似乎一切依然“照旧”，工作生活节奏不变，并无春节长假那般千里归途、走亲访友、拜年团圆等紧迫的渴求和繁复的仪式，因此也没有令人感受深切的新年之感。在农村生活时，乡下人甚至完全无视元旦这样的节日，当然更无“过年”的气氛，好像是与自己无关的一个普通日子。

做编辑工作那些年，每逢旧年翻篇、新年翩至，涉及文字“改朝换代”后的年份更迭、时间错位，具体如“去年”“今年”的提法因时序变更等众多细节易出差错，职业的警惕性往往陡然敏锐起来。轮到写约定的《新年寄语》时，常常还得强打精神写出鼓舞人心的一年回顾与来年

文人志笔

换岁之感

李耀岗

展望。大概唯此劳顿中绷紧的神经，才有了些许换岁的感觉。然后，等一切已经落定、熟悉、习惯，这一年的种种套路又成了新的定例，新鲜感便渐渐变淡及至乏味。曾即兴涂鸦一文，标题曰《新年旧得很快》，又是一年飞至，有些事忘得很快，有些年旧得很快。

换岁，是客观的，换岁之感，却是

主观。草木岁次枯荣，人间岁月更迭。严寒正甚，新年簇新的新意，并不能遮挡眼前冬景的萧瑟。野望之处，冬日正是冰封正酣时节，空旷处荒草枯枝离离略无生气，体感意义上的寒冬才是这一时间的真情实感，唯有斑鸠、鸦雀忙碌而肥硕的身影点缀着身边干燥苍黄的冬日。这是又一年的开始，诗词里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于此毫无违和。新年寄喻于冬天，像是把生机蛰伏于万重冷酷封冻之中，本身就喻意深远。冬季如约而至，我们仍然心怀春天。尽管又是一年，一切已然改变，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我们也不是原来的我们。

冬夜，朔风凛冽，寒意彻骨，依然清醒着等待经历某种精心安排的时间转接去回顾体味或寄去愿景。临近交替之际，睡意尽无，心如撞鼓，似乎踩着新年钟声会得到某种特别的启机，情知不过只是感觉，然而若呢？如果此刻并没有或者不认同任何换岁之感，那么与我们携手而至的新的一年，和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又有什么不同？在这自然转换接驳之机，没有某种特别暗示和懵懂意味慰藉，还能怎样？有时候的确艰难，但毕竟换了一年，毕竟一切又是一个接续和开始。与此同时，期待人们也正从几年疫情所困中渐渐解脱，期待走向新年新的正常生活，也寄望从此纸船明烛送走瘟君，换个崭新的无疫困扰的朗朗人间。然后，该恢复的恢复，该线下的线下，该流动的流动，该崭新的崭新，肺叶不会变白，远方不再遥远，苦过，熬过，痛过，捅过，阳过，一切皆过。唯此，新年欣欣向荣万象更新，换岁之感才有切实的意义！

往事如烟

童年四季之趣

徐信安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个春、一个个夏、一个个秋、一个个冬连缀起的。因此，也留下了许多抹不掉的有趣之事。春天是有生机的。一到春天，老家的水缸解冻了，墙根背阴处解冻了；巷西头的涑水河解冻了，发出哗啦啦的流水声；整个大地微微暖气吹，彻底解冻了。农活已经开始，耕牛也遍地走了；南飞的燕子又在堂前飞来飞去……真可谓“寒凝大地发春华”。

这美好的季节，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那时，巷里的孩童虽然不是很多，但仅有的几个却玩得非常开心。

我们经常一起拿着铲铲、提着篮子，到河边去挖白蒿，到麦地去挖田曲和麦参，到苜蓿地去掐苜蓿芽。挖回的野菜，经奶奶一加工，那是非常好吃的。

我们还经常一起在油菜花盛开的地里，捉迷藏、追蜜蜂、逮蝴蝶……

更有趣的是，上树掏喜鹊窝和乌鸦窝。那时，树上的鸟窝很多。看见槐树上有鸟窝，我们就上槐树上掏。看见椿树上有鸟窝，我们就上椿树上掏。反正哪里有，我们就去哪里掏。因为我的年龄比几个小伙伴大些，所以上树是我的专利。再高也不害怕。每当掏鸟窝时，你会看见鸟儿会在窝的附近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对此，我们不管不顾，照掏不误。如果有鸟蛋，是凉的，就拿来手上看一看，又放了回去；如果是热的，我会拿起来暖一暖眼睛，然后仍放了回去。为什么又放了回去？因为奶奶曾给我讲过：“这些鸟儿都是仙虫，伤害了它，就要遭孽！”

我们家的房檐下，每年都有鸟儿光顾，在这里休养生息，建巢繁衍。见此，我也是不安生的，也曾多次搭上梯子去掏这些鸽子窝和燕子窝。有时看见鸟儿在窝里，自己便急忙缩脖子、蹑手蹑脚地下了梯子。

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是有名的爱讲卫生的人。不论春夏秋冬，总是早早起床打扫院落和门前，家里时常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每次村里检查卫生，我家总是甲等。小时候奶奶就让我学扫地，起初不会扫，往往东一笤帚、西一笤帚，划了无数道道，后来慢慢就会扫了。每次扫完之后，奶奶教我笤帚、簸箕都要放到原地方。一旦放错了，奶奶就让我重新放，直到放对为止。

奶奶治家很严。家里只要来了客人，吃饭时，她不让我和姐姐上桌子。就是平常吃饭，大人不到，我们小孩也不准先坐、先吃。吃饭时，不能发出声响，不能撒饭、掉饭花，不能剩饭，用筷子夹菜不能夹得太多，更不能在盘子里乱翻。同时，还要求我们要主动给大人舀饭、递碗时，不能一个手，必须要两个手。奶奶还非常重视礼节，她要求我与姐姐，在巷里见了长辈要称呼、要问候；在家里，见了来人要让座、要招呼；出门问路，要叫称呼。

“赤日炎炎似火烧。”夏天是酷热的，尤其是伏天，更是炎热。

我们家是西边房，有门房和东西厢房。一下雨，就三边流水，还有两个筒槽会流更大的雨水。

见到下雨，我就格外高兴，会脱去布鞋，光着脚丫，用手或用碗用脸盆盛雨水，沿着台阶一圈又一圈地转。就此还觉得不过瘾，干脆跑到院心让雨淋，不一会儿就像落汤鸡一样。爷爷奶奶见我在雨地里跑来跑去，非常生气。他们将我拉到房里，又想打又想骂，但就是下不了手。他们一边给我擦雨水，一边给我换上干衣服，并厉声厉色地对我说：“再不准到雨地里去，再去就打断你的腿。”又说：“得下了病，有你受的难了。”

爷爷奶奶为了防下雨我再往雨地里跑，竟想了个绝招。每逢下雨，他们将我的腰用绳子捆住，然后系在屋里的方桌腿上。当你想往外跑时，只能跑到门口外一尺远，但不能接近房檐去戏水。

爷爷奶奶这一招，管了我多少年，一直到长大。

村东有个大水库，新名“同乐湖”，俗名“窑库沱”。一到夏天，我与小伙伴就会到那里去玩水。这个水库大而深，我们只敢在湖边玩。在水里，我们打开了水仗，你击水冲我，我击水冲你，总能引起一阵阵笑声。

那时的涑水河，水是清清的。一旦有水，我便下到河里去摸鱼。有时挽起裤腿，光着膀子，光着脚板；有时怕脚扎伤，便穿着布鞋用绳子一系，就下到河里去了。摸鱼，一开始是怎么也摸不到，但慢慢便有了经验。后来，我总是在岸边水比较平静的地方顺势去摸。摸时双手往下慢压，一旦摸到就要将鱼抓紧，否则，会得而复失的。就这样，我一到河里往往会摸到不少的鱼。拿着战利品回家中，奶奶便忙活了起来。她将鱼开膛洗净后，沾些面，放在油锅里一炸，味道又鲜又香。

记得有一次，河水快断流的时候，我便下到河里去抓鱼。只见一二斤大的鱼河床上躺了不少，于是，我就拾了起来，不一会就是一大筐。

还有一件事令人啼笑皆非。听大人讲，水是有头的，它叫“水大王”。当河水下来时，“水大王”会站在水头前引着水

往前流。对这种说法我信以为真。每次一听说河水下来了，就会快步跑到河边去看“水大王”。结果一次又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因此幼小的心灵也很懊丧和惆怅。对于这个好奇的问题，我曾问过爷爷。爷爷告诉我：“那是传说，我也未见过，完全是哄人的。”

夏天的夜晚，是很难熬的。由于家里空间不大，风刮不进来，更是热得不行。因此，爷爷奶奶每天晚上都拉着席子在门外的打麦场上过夜。不远处，往往有两个驱蚊子的烟堆。睡在地上，我总有点害怕，四周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能是年龄小，一怕狼、二怕蛇、三怕蝎子虫。奶奶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对我说：“不要怕，有奶奶在。奶奶给你讲个故事你就不怕了。”我问：“讲什么故事？”奶奶说：“讲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吧。”说着奶奶就讲开了：“你看天上那个白白的带子，名叫银河。在河的东边有颗明亮的星星叫牛郎星，相对的西边有个亮亮的星星叫织女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传说有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叫牛郎，一天有个七仙女从天上来到人间后与他成了亲，这个七仙女名叫织女。俩人成家后，生活过得很美满很幸福。结果有一天，玉皇大帝派王母娘娘把织女拉回到天上去。这时牛郎不愿让织女走，织女也哭得死去活来不愿走。但天规难违，王母娘娘便把织女拉扯着走了，牛郎就紧跟在后面追赶。快追上的时候，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划，便出现了一条长长的大河。从此，牛郎织女天各一方，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分开后，他们每年只能在七月七日这天见一面。要见面，就要有桥才行。于是这天喜鹊就会从各处飞来搭成鹊桥，让他们见上一面。所以，七月七这天总要下雨，雨水就是牛郎织女见面时流出的泪水。”

听着奶奶讲述的这个动人故事，我只是觉得美妙、好奇，长大后才知道故事的深刻内涵。

尔后，只要在场里睡，奶奶都会给我讲许多天空中的故事。她讲过“北斗七星”的故事，讲过“启明星”的故事，还讲过“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常识……当天空中的月亮明明亮亮的时候，奶奶会说：“明天是个好天气”；当月亮熄火的时候，奶奶说：“很快就要下雨”；当月亮周围有风圈时，她说：“明天会刮风”。

那时，我仰望着星空，虽然不懂这些，但眼睛总是吧哒吧哒眨个不停，心想星空的故事怎么就这么多呢？这也许就是童年的“天问”吧。

秋天，“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有个词语叫“春华秋实”，我看它是对秋天最好的概括，也是最生动的写照。

“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每逢七月，我们家的枣树就要收获了。打枣时，是全家出动，我与姐姐也不例外。只见父亲在树上用力地摇，每摇一次就会落下一层枣。爷爷是用长长的竹竿打枣，一竿子下去就会落下一大片枣。奶奶、母亲将枣一个个拾到篮子里，一旦满了就倒到大筐子里。我和姐姐也是跑来跑去拾个不停。当拾到带叶子的枣时，我们会将叶子拽掉。有时也会将带叶子的枣留一些，以让人家用麻绳绑成一把一把，挂在院里房檐下的墙钉上。

当天打下的枣，大人们会把它晒在支撑起的竹箔子晾晒。我那时经常围着竹箔转，看见哪个枣晒好了，就会拿哪一个吃起来，还会装满口袋，跑到巷里让小伙伴吃。

有一年，我们家里在胡家坟种了几亩瓜，有西瓜、有甜瓜、有菜瓜还有南瓜，但主要还是西瓜和甜瓜。为了管瓜方便和防止小偷，爷爷和父亲就在两个坟头的空间处搭了个瓜庵子。这样，爷爷就白天黑夜吃住在这里。爷爷在哪里，我就想在哪里。于是，我跟着爷爷也吃住在这里。爷爷对农活是很精通的，也是个种瓜把式。在地里，我看见爷爷戴个草帽，总是在那里摆弄瓜果，常常是早晨忙到晚，从日出干到日落。功夫不负下苦人。经过爷爷的辛勤劳作，那年我们家的瓜获得了丰收，无论西瓜还是甜瓜，都长得又大又甜，卖了不少钱。

秋天，苜蓿地里的蚂蚱是很多的。我与几个小伙伴又跑到村北的地里去捉蚂蚱。捉回蚂蚱，我将它放进爷爷事先用高粱秆编的笼子里，并挂在院子里的铁丝蔓子上。这样，蚂蚱就会不时地叫。此叫声，很好听，给家里带来了欢乐。慢慢长大后，我学会了编笼子了，同时，也学会了养蚂蚱。

秋天的农活是繁忙的，又要收又要种。我跟着家里的大人，摘过棉花、拔过豆子、碾过谷子、种过麦子。

小时候自己也是非常好动的，爱捉麻雀。

秋天打完谷子之后，谷垛子仍堆在场里，吸引来了许多的麻雀。一批又一批。看到这种情景，我便产生了要捉麻雀的想法。于是，我与几个小伙伴商量并给他分了任务：一个从家里拿些谷米，一个从家拿一个大筛子，一个从家拿一条绳子。先是一个木棍把筛子撑起来；

接着将谷米撒在筛子下面；再用绳子系住木棍并拉得很远；然后我们拉住筛子另一头躲在谷垛后面。看到麻雀进入筛子下吃谷米，我猛地将筛子一拉，筛子会立即扣下来，麻雀想飞也飞不走了。这时我们飞快地跑过去，用一块大布将筛子周围严严实实地围起来。围好后，我用手在里面抓，不一会就抓了好几只麻雀。

一到冬天，大地冰封。巷里人也没什么农活可干了，只要天气一好，他们便会穿着棉衣，抽着旱烟或水烟，坐在避风向南的地方晒太阳。

那时家里也是很冷的。屋里没有炉子，只是每到后半晌用麦衣或者柴禾烧炕。一到晚上，我与爷爷、姐姐就早早坐在炕上用褥子盖住脚。如果实在冷得不行，爷爷会在铁盆里放些劈好的木柴烧起来取暖。有时也会在屋里的地上放一个大树根，用柴禾将其烧着取暖。

冬天的夜是很长的。那时又没有电视，又没有电灯，点个小油灯，光线很暗。如果让今天的年轻人来过这样的光景，他们会很不适应，会叫苦不迭的。

爷爷最爱拍打着我的脸蛋，“平子，平子”叫个不停，因为我的乳名叫平安。爷爷经常让我骑在他的背上，在炕上爬着转圈。有时爷爷故意将我摔了下来。但我也很顽强，就又骑在他的背上并喊着“驾！驾！”这种活动叫“骑马”，是我们家乡长辈对下辈人的一种溺爱游戏。爷爷还给我讲到到西安、潼关当店员，给地主扛工所受的和苦难，以及当年高祖父逃荒宁夏客逝异乡的悲惨生活。

我与爷爷玩的时候，奶奶不是纺线，就是纳鞋或缝补衣服。奶奶虽然不识字，但她知道的很多。有空她会给我讲故事。奶奶的故事讲得很生动，很吸引人。当然这些故事也不只是晚上讲，白天也会讲，下雨天也会讲。回想起来，她讲的故事很多，也很广，大体分为五大类：一是传统故事，比如《三娘教子》《杨家将》《三国演义》《水浒传》《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二是革命的家史，比如叔叔离家出走，参加革命，进军大西南的故事。三是民俗、礼仪。四是天文、地理。五是农事季节等。

这些故事，对我的教育很深，影响很大。几十年过去了，仍常常回响在我的耳际。因为这些故事里，虽然有封建的“三纲”“五常”，但更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有做人的道理。特别是叔父的革命故事，在我的幼小心灵里扎下了根，成了我学习的榜样和前行的力量。

奶奶还会教我唱一些儿歌。比如，“九九歌”。唱“九九歌”时，她与我一起拍手唱：“一九二不出手，三九九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沿河看杨柳，七九冰河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奶奶还会讲一些谜语让我们猜。比如：“两个老婆对脸坐，不知哪个年纪大（方言念 tuo）。”奶奶便告诉我，这是“门墩”。

那时雪不仅下得次数多，而且特别大。

我非常喜欢下雪。一旦雪花飞舞，我会冒着雪花尽情地跑，大声地喊。我会用双手去捕捉飞来的雪花，我会张大嘴巴吞食那冰甜的雪花。

有一个早晨，奶奶告诉我：“昨晚下了大雪，门都出不去了。”我急忙穿上衣服就往院里跑，跑到院里，见雪已扫了并堆了好几堆。我又跑到门前，看见树木白了，巷子白了，场里白了，远处的一地里白了。跑到雪地，雪很深，大体有一尺多厚。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一成语比喻只顾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的事情，反映了人间的冷漠与无情。但是，在新社会里，刚解放了的人们却不是这样的，而是已有了崭新的风貌。

这时，我看见家家户内的大人都拿着木锨、扫帚在扫雪，而且还把巷子扫出了一条小路。我顺着小路，去找那几个小伙伴。于是，我们就狂欢了起来，在雪地里跑呀、追呀，用雪球你砸我、我砸你。跌倒了，会爬起来继续“战斗”。堆雪人，也是我们玩雪的一个主要项目。大家用手掏雪，你一掏，他一掏，不一会就堆起了雪人，还有鼻子、有眼，像真人一般。随后我们就围着雪人又是跑、又是跳、又是蹦、又是叫，真是其乐无穷。

正在玩着，奶奶喊我回家吃饭。回到家中，奶奶见我的手已冻得红肿红肿的，脸也红了，尤其是衣服也湿了。她急忙给我换了衣服，又用双手暖我的手。她心疼地说：“再不要出去玩雪了。”

中午太阳一出来，房檐上的雪水就叮叮咚咚流了下来。奶奶赶快拿着水桶去盛水，并说：“三九九的雪水能治病，明年伏天喝它可解暑。”

“下雪不冷消雪冷”，第二天当我起来时，看见院子房檐上挂着的几尺长的冰柱，甚至用手都可以抓住。这种景色，是美丽的、壮观的，透亮的、千姿百态的。几十年以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美景了。

“严冬过后绽春蕾”。冬天是寒冷的，但它却蕴藏着新的生机、新的希望！

鹤雀楼

迎新纳福

李文斌作



百姓记事

周日随记

王二林

周日。中午在单位食堂用餐的时候，有同事邀约去乡野走走。因为疫情的原因，好久没去城外了。又因连日来颈椎不适引起胳膊抽疼，不能多伏案学习，索性就答应了。也算是一种户外锻炼吧？如果有惊喜的话，还可以找些写作的素材。

没等我从楼上换鞋下来，同事已启动车子在楼前候着了。看来他比我还心急。坐到车上还没开口，同事嘴里征求我的意见说想去哪里？车子却已开始向前移动。看来他早已成竹在胸。我随口撂了一句：“随便，哪里都行！”

对我来说能离开小城就好，整日间待在一个窝里，心早就痒痒了。小时候妈就说过，我这辈子是野地里生的，圈子小了关不住我。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笑话。

“咱们去窑院吧，那里的村民都迁走了，就剩一个空村子，看有没有可以拍摄的东西。”

同事在宣传科工作，平时就喜欢拍些小视频，常有作品发在今日头条上。这一点倒与我有一共同之处，不同的是我大多以文章示人，不太会拍照剪辑。

车子很快驶向城外，内心的喜悦顶着壳一层层冒出来。随着车轮一转，眼前越来越开阔，使得心儿像风筝一般跃上蓝天。窑院，原是万荣县解店镇一个自然村，位于孤峰山下，现已合并于城中村。村民大多在县城买了房子，留在村里的大多是

老年人，一是因为方便种地；二是故土难离，或者不愿去县城同儿女挤在一起，抑或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仍在破旧的老屋里残守着人生的末段时光。沿村一带种植大葱的较多，路上不断遇到拉葱的三轮车。道路虽说是水泥路面，但宽度不够，窄窄的像条裤腰带，弯曲曲曲躺在冬日的原野上。两年相会，各自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生怕一不留神，车轮掉进路边的排水沟。南北走向的路面，将小村分为两半，东边多是残破的旧房子，到处断垣残壁，人去屋空的院落里长满了杂树和荒草。进村看到的半扇村门楼从村子里看过去去风雨飘摇，无奈单薄摇摇欲坠地坚守着遥远的过往。一株根系裸露的老槐树和一眼已经填平的古井是村人心中的村标，历经沧桑与兴盛繁华。

窑院村有我一个战友，以前就听他说过他们村姓氏杂乱，村里的人全都是早年间从河南和山东逃荒到这里的后裔。就连这棵千年老槐也是当初打这眼吃水井的老先人栽下的。老槐树距今多少年，并不知道多少年。同事下车后寻觅到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指着老槐和古井问东西西，一边录制他的小视频。我则像一贪吃不安分的孩子，围着老槐树转了一匝，就拿着手机跑开了。因那年战友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曾在那棵老树和井边逗留过，多少听过那些陈年旧事。我想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和感觉。我转悠到路西半个村子，下了一个带弯的陡坡，眼前呈现出的一处衰败的院落和一孔空洞无神的破窑。心想，这也许就是“窑院”村的由来吧？

就在我正对着一座古旧门楼专心拍照时，两只小狗突然从草丛里窜出来，朝着我这个不速之客一阵狂吠，强烈捍卫着自己的领地。我哑然笑了一下——不怪小狗，是我打扰了它们的恬静。再往前走，荒草萋萋，满目疮痍，不觉心中升起一阵悲凉。遥想当年这里也是一处炊烟袅袅斜阳人家，炊烟袅袅，百鸟歌唱，犬吠蝉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平静而悠长，到处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抬头寻望，又见一株老槐呈斜面矗立在沟边，虬枝横斜，满树沧桑，静默无语。沟深处，有个中年汉子赶着一群羊，正在经过一块油菜地，羊儿咩咩地啃吃着已经所剩不多的绿叶。顺山上行时的时候，经过另一个小村——下涧，看见零星老人闲坐在围着一堆玉米的村庙台阶上，那样子像是守着天下粮仓。看到我俩时，他们露出好奇的神情，弄不清两个陌生人来他们的村子做什么。但看我们用手机在村子里拍拍照片，又疑惑着是不是公家要对他们的村子进行改造？或许是用来收集数据的？车过一座高架桥，有东西走向的大小车辆在脚下穿过。不远处的一块地里，有葱农在弯腰缚葱。沿途经过三个村落，我发现一个特别的并轱辘，忍不住叫停同事，下车用手机去拍。在一片抛洒于广场上金灿灿的玉米上，有群麻雀不惊怕地公然啄食，让我想起小时候用竹筛罩麻雀的趣事。

因同事下午还有个会要参加，我们决定返回。出了村朝南回望，山林如黛，苍茫茫然。有挂满灯笼的柿树林，在路边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们离开……